

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十周年·中篇小说卷

无名帆船

五一文丛编委会



五一文丛

 同心出版社

三 家 院

殷京生

平常总是驴脸呱嗒的丁主任这会儿也不知怎么那么和气：“小芹哪，从明天起你就甬倒班了，给你弄个长白班好不好？正点来正点走，晚上辅导辅导孩子功课。孩子也不小了吧？初二？我说什么来着，就这两年最较劲。今年厂里百分之三涨工资可有你一份啊。别犯嘀咕，板上钉钉的事。不给涨，我跟厂长死磕……”

小芹听得这叫痛快。平常她是那么讨厌这个丁主任，而现在她几乎想叫他一声妈。

这么一想，丁主任真就变成了妈。妈比平常还爱笑。笑着笑着，冷不丁一绷脸：“逗你玩儿呢，傻子。你也不想想，好事怎么会轮上你呢？就凭你？我搬家，你来了吗？我住院，你来了吗？我孩子考上大学，你来了吗？你说没说过‘丁主任就一那摩温’？那摩温是干吗的？工头，压迫工人的。别说，今儿我还就压迫压迫你了！”

好家伙，妈一摩挲脸又变成了丁主任。小芹一怒，开口便骂，可是干张嘴没有声音。丁主任每道皱褶里都透着得意，还一左一右地晃着头，孩子似的有节奏地喊着：“气死你，气死你……”

小芹要一跃上前挠丁主任的脸，可是她动不了窝儿，身子仿佛被抽干了血，软成了一坨凉粉。她几番挣扎，几番失

败,终于无可奈何地哭了,用发不出声音的嘴说:“我跟你丫拼了。”

一个激灵,小芹醒了。她浑身躁热,满脸泪痕。她看看表,才下午四点。记忆又慢慢地一点点飞回来,把刚才还空白一片的脑子填满。没错儿,上午宣布的,厂子倒闭,大家伙儿统统失了业。很多人哭了。丁主任哭得最厉害——五十来岁的老家伙了,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再就业,谁要啊。小芹没哭。她从小就不爱哭。她是个厉害丫头。跟男生打架,她能打得他们鼻涕一把泪一把,而自己一滴泪不掉。刚才做梦不知怎么倒哭了。她很为此羞恼。她砰地放了个响屁,带着点愠意地低声自语:“操他妈的,就不服!”

天渐渐黑下来,小芹拉亮了灯。该做饭了,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头儿。

儿子小健低头耷脑地走进门来。并没有往常那般急煎火燎地喊饿,而是一步一挪地蹭到小芹跟前,然后垂手恭立,两眼木然地盯着自己的鞋尖。

甬问,准又是捅了什么娄子。

“行啊儿子,又给妈挣蒲包了吧。说吧,这回又给谁家玻璃砸了?”

“没有!”小健梗了梗脖子。

“那就是又把谁家房踩漏了。”

“不是。”小健害羞地笑了。

“那是什么呀?总不会得了个三好生吧。”

“成绩单,给您——老师让家长签字。”小健嗫嚅着,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脏纸团。

小芹接过来,摩挲平了一看,脸腾地一下涨满了血——小健的班级名次、年级名次都在最后,总分还不到200。小芹把这张纸一揉一团往儿子脸上一扔:“让你爸签,我操你们姓

王的八辈儿祖宗啊！”说完，往床上一躺，冲着房顶运气。

小健念书不灵，却挺乖巧。小家伙儿蹑手蹑脚地跑里跑外。一会儿，炉子边上已垛满了蜂窝煤，两个空暖壶也全部灌满，打开火门儿，炉子上又坐上一壶水，预备着全家人洗脚。屋里的气温霎时间升高了，暖洋洋的十分受用。

“妈，我给您煮碗挂面吧？”小健小心翼翼地问。他现在还只会煮面条。

“滚，甬这儿气我！”小芹一瞪眼睛，小健不敢言声了，窝窝囊囊地溜出了门去。

“小健哥哥，给你，匹萨饼，好吃着呢。”院子里，西屋的小丽正在讨好小健。

“不吃。滚！”小健把无名火撒给了小丽。

小丽嘤嘤地哭了。

“小丽，回来，不知道好歹的玩意儿！”小丽妈那一脑门儿的愤怒一听便知。

小芹冷笑一声翻身坐起来：“儿子，回来。”

小健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观察着妈妈的脸色，揣测着自己的祸福。

“儿子，走，妈领你吃肯德基去。”

“说话算话？”

“不去拉倒。”

“嘻嘻，去呀，妈。”小健笑了，纵身跳到床前，撒娇似的把妈妈拉起来。

面缸里掉个豆儿似的，一份炸鸡风卷残云般地进了小健的肚子。饱不饱就是它了，这就够他爸半天挣的了。小芹只喝了杯可乐，省点儿是点儿，再说，她一点也不饿。

娘儿俩骑着车子回家。这份炸鸡拉近了小健和妈妈的距离，一路上小家伙儿格外话多。

“妈，张翔退学了，他爸说过几年让他去开出租车。”

“妈，刘家锡买了一双阿迪达斯，五百多呢。我们班一女
生给他写小条儿，他告诉我了。”

“妈，我们班李明进少管所了。抢劫，把一外地人给扎
了。”

小芹高中毕业，要不是父亲突然去世，家里让接班，她也
许早就大学毕业了。她十分清楚小健那所学校的质量，但她
总是幻想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发生点儿奇迹。

“小健，你就不能给妈保证一个，考高中上大学？”

小健立刻沉默了。路灯一明一暗地照着孩子那张稚气
未脱却又心事重重的脸。

“妈，其实我挺想考烹饪职高的。我们班李晶晶的表哥
就是那儿毕业，现在都快当大厨了，在馆子里倍儿牛。”小健
说到这儿，突然打了个响嗝儿，把小芹气笑了。

“就忘不了吃，说你什么好呢。”

一进屋，丈夫金生就红着眼珠子喊起来：“干吗去了！到
现在清锅冷灶。饭，饭不做；屋子，屋子不归置，你丫到底想
干吗？”

“想干吗？想不过了！想跟你丫离婚！”小芹一瞅金生那
俩红眼珠子就生气。每次输了钱，准是个红眼珠子。

“你还别拿这玩意儿吓唬谁，你说的，离婚，明儿咱儿就
办证儿！”

“不离你是小狗子！”

“成！”

金生翻了翻冰箱，任嘛没有，只好掏出个凉馒头坐在床
沿儿上啃。“小健，去给你爸煮碗挂面。”小芹语气柔和下来，
吩咐着儿子。

“甭管我！”金生翻了翻眼皮。噎的。

小芹赶紧端过去一杯凉白开。金生气呼呼接了，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小芹看了丈夫半天，叹了口气：“金生，我们厂子倒闭了。”

“真的？”金生擎着半个馒头，停止了咀嚼。

“真的。今儿开会了。”

“我操他妈！”金生忿忿地骂，狠狠啃了一大口馒头。

“爸，挂面煮好了，给您。”小健把挂面放在桌上。

金生站起身，走到桌边吃面，影子涂黑了一面墙。小芹望着高大魁梧的丈夫，心里踏实了许多。

“金生，你说怎么办哪？”不觉间，小芹竟有点像小女孩儿似的撒娇。

“不知道。”金生不假思索地说。

“你得想辙，你是男人！”小芹尖声说。

“没辙的男人有的是！”金生稀里呼噜地喝光最后一滴面汤。小芹想想也是，便不再言声。小健不合时宜地打开了电视，遭到两口子异口同声地申斥：“关上！”

夜深了。月光沉静地照耀着这个小小三家院。南屋里响起庞老爷子粗重的鼾声。西屋的窗户时明时暗，五彩闪烁，甬问，准是小丽爸妈又在趁深夜看黄片儿。东屋里灯关得早可也并未成眠。金生等布帘子那边的小健喘匀了气儿，就按捺不住心里的躁动，把手伸进了小芹的被子。这么着，手跟手就在被窝儿里较上了劲儿。小芹尖利的指甲挠得金生的胳膊起了檩子，掐得手背差点儿透了气儿，可是那只男人的大手仍然不屈不挠地在她的乳尖儿上搓揉。渐渐地，她的身上躁热起来，小腹下腾起一种恼人的酸痒，于是她恨恨地骂一句：“亏你还有这份儿闲心！便一把将那个讨厌的家巴什儿扯进自己的被窝儿。此番房事进行得并不顺当

——正当俩人渐入佳境时，小健突然隔着布帘儿喊了一声：“妈，开灯！我撒尿。”金生立刻被惊得翻身落马。

灯亮了，小健撩开帘子，蹦蹦跳跳地跑到门口尿了泡尿，然后睡眼惺忪地说：“老师让明天交 120 元钱。”

小芹推推金生：“听见了没有，明儿给你儿子预备钱。”

金生翻了个身：“我预备什么，抽屉那不是有吗？”

小芹说：“那这几天怎么办，把脖子勒上？”

金生说：“这几天上你妈那儿蹭。”

小芹咬牙切齿地拧了金生一把：“真恨不得给你薅下来，你也配长那个！”

小健隔着布帘儿又喊上了：“妈，关灯。”

二

第二天一早儿，小芹和西屋小丽的妈妈苏平走了个头碰头，谁也没理谁。

“有什么呀，不就是趁两儿臊钱吗？”小芹想。

“真不能挨这儿住了。这帮小市民！”苏平想。

俩人一个比一个胸脯挺得高，擦肩而过。

苏平在中学当教员，大小是个知识分子，跟院里的街坊向来就是不冷不热的关系。丈夫大龙原先也是教员，教体育，老早就辞了职，贩古董，炒股票，倒房产，什么挣钱干什么。这家子究竟富到什么份儿上，没有人猜得透。

苏平刚走，大龙就回来了。大龙虽然当过老师，但为人随和，比媳妇儿有人缘儿。

小芹视苏平为仇人，跟大龙倒近乎。

“媳妇儿刚走就回来了。怎么着，领人回来了吧？”小芹拉开屋门探出头来笑着说。

“院里有现成的，费那事干吗？”大龙朝小芹挤了挤眼睛。
“缺德！”小芹跑出来，笑着捶了大龙一拳。

那还是夏天的时候，有一回小芹在屋里洗澡，本来以为南屋老两口儿正睡午觉，西屋两口子都上了班，院里没人，就省了回事儿，光着脊梁出来倒脏水。那叫寸，刚端着盆出来，就碰上大龙进院儿，窘得恨不能钻进老鼠洞。大龙倒像没事人儿似的开了句玩笑：“该减肥了妹妹。”小芹这才回过神儿来，又羞又气地骂道：“用你管，讨厌！”慌慌张张地倒了水逃回屋去。打那以后，小芹和大龙总是开些没里没外的玩笑。大龙开了锁进了屋，把刚出手的一件古董钱锁进保险箱，随手开了电脑，瞧了瞧股市行情，知道自己的股票大半解套无望，也就死了心，关了电脑，坐在沙发上看书。书是苏平新拿回来的，翻了几页，觉得有点面熟，好像拉丁美洲的一个作家也照这路子写过一本，就扔到桌子上。一张信纸从书页间被甩出来。大龙捡起来一看，见上边写着两行字：

苏平：

忆来唯把旧书看

几时携手入长安

包石×月×日

大龙微微一笑，把信纸又夹回书里。

苏平外边有人，他早就知道了。他在外边的事，苏平肯定也门儿清。彼此都腻了，只是暂时还无力捅破这张窗户纸罢了。

“大龙，在家哪？”庞大爷在窗户外边喊。

“噢，来吧庞大爷。”大龙开了门，把庞大爷让进屋里。

庞大爷将近八十的年纪，精瘦的身板儿顶着一颗光溜溜

的小脑袋，浓浓的长寿眉下有一双机警的小圆眼睛。别瞧瘦，一张嘴却有很冲的膛音撞击你的耳鼓。

“没出门呀爷们儿？你行，我早就说你行——在家就把钱挣了。那什么，我不坐了——呆不住——我是来看电字儿的。这月你这表走了几个呀？”

“您坐下——忙什么呀，不就是咱们这三家儿吗？”大龙把庞大爷摁在沙发上，递过去一枝烟。

“戒了。”庞大爷晃着一根手指正色说。

“不简单。我也老说戒了，老也戒不了……”大龙一边奉承庞大爷，一边跷脚看电表——“75。”

“好家伙，月月你们家多。没错儿，戒烟可是不容易——错了你别在场面上混。你说现在这事儿嘿，我们家糊顶棚早就挨房管所登记了，可这帮人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儿，就这么来回支我老头子。这不吗，昨儿，我们老二上午送去一条烟，下午，顶棚糊上了。你说现在这人，眼皮子怎么就这么浅！”

“没错儿，大小有点儿权就牛×。那什么，那天朋友送我一条三五烟——我向来不抽外烟——给您吧。”大龙边说边从柜子里把烟取出来，递给庞大爷。

“你瞧这怎么话儿说的，我戒烟了，还要它干吗？你留着，送个人怎么也是人情。”庞大爷急忙起身推辞。

“你瞧瞧，咱爷儿俩这条烟还过不着？您收起来，明年用。别忘了，明年还得给房顶刷沥青哪。”大龙笑着把烟塞进庞大爷手里。

“得，我就收下。回头，把你那小厨房钥匙给我留下，明儿煤铺送煤来，往里倒腾的事儿，你就甬管了。”庞大爷眉开眼笑地走了出去。

“那多不合适，老麻烦您。”大龙笑着把庞大爷送到门口。

“咳，就手的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小芹哪，查电表。”庞大爷在院里回头朝这家客套一句，又扭头冲那家吼了一嗓子。

“进来呗，庞爷。”小芹在屋里应了一句。

“不进了，你瞧瞧就得。”

“42。”

“成嘞。门口那辆自行车是你的吧？堵在门那儿多碍事！”

“哎，这就挪。”

“要不说文化低就是差劲。”庞大爷嘀咕着，一脸官司地回了屋。

大龙在沙发上闭了会儿眼，心思渐渐集中到买卖上。红桥市场里他有个摊儿，雇了个人，纯粹在那儿支应门面，真货好货根本不往那儿摆。抓来的好玩意儿，他另有路子卖。这几年靠这条门路，他着实发了点儿财，尽管全是国家禁卖的文物，竟没有一次失手。当然这种交易不多，可“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要不然凭大龙的机灵劲儿，说什么也不会担这份儿风险。

现在，他的手里就攥着一件——一个五寸大康熙的五彩烟壶。这东西是稀世珍品，就因为藏家不敢明张大卖，才以万把块的价格便宜了他。可是，窝在他手里也难受。卖，怕失手，不卖，等于一场空欢喜。他反复琢磨，是不是还从熟道上走。他知道走熟道儿的危险，照理说应该不断变换渠道。可是，生人又不知根底，万一碰上个二五眼，岂不连自己也卖进去？得，最后一回豁上了，操他妈往后就是一座金山哥们儿也不夹它了！

他有点儿哆嗦地抄起了手机……

“小芹，借你车骑骑。”大龙说着话已经推起了车子。

“新鲜，大款骑自行车？告你，我这车出租啊。”小芹拉开门，探出脑袋笑着说。

大龙笑了笑，推着车出了街门，一骗腿儿上了车，飞一般没了影儿。

小芹不错眼珠儿地盯着大龙匀称挺拔的侧影儿，心里像爬过一条小虫儿。

三

夜里12点，金生进了家。小芹睡眼蒙眬地开了灯。

“干吗去了？”小芹沉着脸问。

“干吗去了？给你挣钱去了——”啪，一把零零碎碎的大小钞票拍在桌子上。金生的眼睛里闪着骄傲、得意的光芒。

“刚赢的？”小芹迟迟疑疑地问。

“嘿，我说你怎么老把我往歪里想啊。你当就那屋的主儿有能耐；我就不能凭本事挣钱？”金生脖子一梗，显得十二分地不服不忿儿。小芹心说：院里这俩大男人怎么也总较劲啊。

“那哪儿来的钱？”

“偷的，抢的，你花不花吧？”

小芹笑了。笑得妖媚，笑得勾人。她赤着身子下床来到桌前，喜滋滋地数开了钱。台灯光把她的身子照得玉一般的洁白、光润。

“一百二十三。”小芹惊喜地叫了一声。

“乐啦？”金生眼角有了笑意，语气里却还有些许怨气。

“怎么挣的？”小芹搂着金生的脖子，脸贴着脸问。

这下子金生的气全消了，他一把抱起小芹，走向床边：“进被窝儿，进被窝儿全告诉你。”

这回小芹很配合，用动作，作声音，让金生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她自己也相当满足。

“这钱，是开车……挣的。大老王买了辆面包……白天，他儿子开，晚上……归我……车份儿不算高。”金生兴奋劲儿一过，已经成了一摊泥。他迷迷糊糊，断断续续地对小芹说。

“开黑车？”小芹一惊，一巴掌打开捂在奶头儿上的那只手，“小心让人逮着！”

“那你就……不会不让人逮着？”金生说完这句话，便起了微微的鼾声。

“唉，真拿你没法子。”小芹叹了口气，翻身朝墙，不再言语。

天刚亮，小芹就起床了。头没梳，脸没洗，趿拉着鞋跑了趟胡同口的早点摊儿，端回来头一锅的热油饼儿。

“金生，起来吧。油饼儿凉了。”小芹没进屋就喊上了。

庞大妈刚起来，端着尿盆上厕所，听见小芹一喊，立马皱着眉头来了一嗓子：“遛嗓子哪！好家伙，赶上‘迈步出监’了。”

庞大妈的身材跟庞大爷特具互补性，胖得像个缩脖坛子，嗓门儿跟老爷子倒是一个等级。老太太批评完小芹的大嗓门儿，院里人也就全被喊醒了。

不大会儿功夫，水管子边上挤满了脑袋，呱啦呱啦的漱口声此起彼伏。水池子边上结了冰，庞大爷扑地倒上去半簸箕热炉灰，顿时狼烟四起，闹得脑袋们纷纷躲闪。小健揉着眼睛喊：“庞爷爷，您干吗哪！”老头子眼一瞪：“废话，看不见呀。”“迷我眼睛了。”“那也比滑个跟头强！”金生瞪了小健一眼：“回屋去！”小芹倚着门框，嚼着油饼儿，酸不溜丢地说：“小健，没瞧见庞爷爷这儿学雷锋哪。”庞大爷理直气壮地哼了一声，提溜着簸箕回屋了。

又是不大的功夫，人也没了，院儿也静了，新洒的炉灰上又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有了点钱，小芹便像上足了发条的表，先上娘家妈那儿借了一笔钱，接着跑到前门缝纫机商店让人家送来一台机器，安置好机器，又上老同学孙雪茗的雪茗制衣厂拉回来一大包袱活儿。

正解着刹车绳子，大龙正好出门，一瞧满头蒸气，两颊绯红的小芹，便笑着说：“怎么着，第二职业？北京城的钱全让你们两口子挣了吧？”

小芹咬着下嘴唇，不好意思地笑了：“少废话，帮我一把！”

“好嘞——走！”大龙哈腰攒劲，扛起大包进了门。

屋里有点暗，大龙扛着包在地下转磨儿：“放哪儿？快说，放哪儿？”

小芹又气又笑：“这么机灵的人也犯傻，放床上呗。”

扑通，大包扔在床上。大龙夸张地喘着粗气：“也就是你吧妹妹，但分差点儿意思的，贵贱我也不能给他干这个——真叫沉。”

“谢了。”小芹拉着长音儿道了谢。一回头，瞧见大龙正盯着自己笑，便赶紧避开目光，说：“忙你的吧，没事了。”

大龙撇撇嘴：“您这门槛也忒高了吧？就不能多呆会儿？就不能那什么……给咱个甜的吃？”说着，一只手由小芹的腰摸到了臀，还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口。小芹猛地躲开身子，红着脸低声喝斥：“你疯啦！庞大爷听见怎么办？等着，我非告诉你媳妇不可！”小芹自己也很纳闷，大龙如此非礼，自己怎么就不生气呢？她无力地坐在床沿上，委屈得直想哭。

大龙一点儿也不尴尬，还是那么和颜悦色地盯着她，英俊的脸庞极其生动。

“你去告诉她吧，就说我骚扰你了。没准儿她还佩服我哪。”

“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谢谢。”大龙轻佻地说，随手在小芹的脸上轻轻掐了一下儿。

小芹垂下眼睑，两只手紧紧攥着衣角，呼吸愈加急促。

“我走啦，小芹。”

“……”

“我真走啦。”

“死吧。”

大龙走了。小芹扑到床上哭了。她有点儿委屈，也有点儿幸福，说不出的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儿在心头蠕动。于是她又有点儿恨自己了：自己干吗就不生气呢？

迷迷糊糊地，小芹睡着了。她做了一个十分羞人的梦。

小健放学了，拉亮了屋里的灯，小芹这才醒来。她甚至都不敢看儿子一眼，慌慌乱乱地做熟了一顿饭。

“妈，这菜太淡了。”小健拿筷子点着盘子边儿叫起来。

“别喊，儿子，妈给你倒点儿酱油。”小芹这才想起来，忘了放盐。

吃过饭，小健写作业。小芹打开机器，试着做了几件活儿。还成，速度不慢，照这样，一个月往少里说，五百元不成问题。

小健写完作业，又看了会儿电视，便消失在布帘儿后头，一会儿轻微的鼾声就响了起来。小芹和衣躺下，却睡不着，脑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又是12点钟，金生回来了。今晚金生可没了昨天的精神，昏头昏脑地掏出一把票子扔在桌上，然后就一头栽到床上，含含糊糊地说：“都在这儿呢……数数吧……我可……真

他妈困。”

小芹一瞧，金生的脸都灰了。一股又酸又热的东西涌上来，呛得她满眼泪光。她轻轻摇着金生的身子：“金生，这车咱不开了。白天开了一天车，晚上又开……这车，咱不开了……”

金生使劲睁了睁眼，又闭上了，迷迷瞪瞪地说：“去去去，干吗不开？你讲话了——我是男人。”

四

“哥们儿，瞧仔细点儿，东西可交给你了。”大龙把那个千包万裹的小木匣子递到民子手里。

“成。不过眼前没主儿，等有了下文儿，我立马给你信儿，行吗？”民子摘下手套，打开匣子验了货，然后小心地掖进皮夹克的内兜儿。

“那，你给个准日子。”大龙脸上掠过一丝失望，可也只好答应下来。

“十天行吗？”民子戴好手套、头盔，一脚踹着了摩托车。

“十天以后还是这儿，不见不散。”大龙拍了民子后背一下儿。

摩托车噌地一声窜出去，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没了踪影。

大龙若有所思地盯着民子的背景，半天没动窝儿。民子是他在陕西淘澄文物时候认识的。从认识到现在，交往只限于买卖，不过双方却还仗义，一条短语打在手机上，是买是卖，谁也没有卷过谁的面子。可是大龙对民子这人总有一种麻杆打狼的感觉。

倚着电线杆，大龙用手机打了个电话，打听到这批货已经没跑儿，他放了心，然后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小莉，是我。老地方见行吗……马上。玩儿什么你说话……我还有件小礼物送给你……别介，我费老大劲才弄来的……你不要，我可给人了啊……给谁你就甭管了……就是嘛，做个乖孩子多好……行了，半小时以后见。”

大龙打完电话，一招手，截下一辆出租车。上车的时候，无意中从侧视镜里发现了苏平。他微微一笑。小伎俩。什么年代了，还盯丈夫的梢儿。

大龙刚从车里钻出来，一双小手就冷不丁捂住了他的眼睛。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请你猜猜我是谁……”

一个女孩子在他身后连唱带笑。

大龙也笑了：“松手松手，不松手我喊警察啦。”

手松开了，小莉咯咯笑着蹦到他的面前：“呔，大胆狂徒！”

小莉就是这样，不管正在看什么小说，觉得什么词儿有趣儿，就能胡乱用在玩笑里。这阵子，她正对金庸、梁羽生感兴趣。

大龙从手包里掏出个锦匣：“瞧，我给你带来的什么？”

小莉毫不掩饰失望之态：“又是珍珠项链，我已经有三串了。”

大龙笑笑说：“你懂什么，这是真正的合浦珍珠，我从桂林带回来的，请专家鉴定过呢。”

小莉又高兴起来，大眼睛里闪着调皮和喜悦，立即将项链戴到脖子上：“看，我像不像那个倒霉的玛蒂尔德？”

大龙轻掐小莉的脸蛋儿，温柔地说：“你比她好看。”

小莉小嘴一撅，又得意又任性地：“我想去……打保龄。”

大龙毫不犹豫地说：“走。”

一辆桑塔纳的士载着这对年龄悬殊的情人疾驰而去。

小莉曾是大龙当体育老师时教过的最美的女生。皮肤白嫩，身材苗条，真是无可挑剔。这孩子生在富裕人家，父亲开了家公司，母亲是演员，她是独生女。从小到大，周围处处是爱怜与呵护。娇养使她不爱读书，使她单纯得有点傻气，高中一毕业，就不肯再念，心满意足地当上了宾馆服务员，这行儿虽然也不轻松，但毕竟不怎么动脑子，也不算枯燥。大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遇上了这位当年的女弟子，略施手段，就把这只金丝雀关进自己的笼子里。说实话，大龙喜欢小莉，却并不爱她。过分的天真使美丽的容貌成了没有香味儿的绢花儿。大龙与她幽会，有时是为了在朋友面前摆谱儿，有时只是为生理需要。

车开到一家酒店时，已经华灯齐放了。他们先在快餐厅吃过两分咖哩牛肉，然后相拥着进了舞厅。昏暗的场子里有几对跳着缓缓的慢四，一个“鸡”一样打扮的女人在台上拿着话筒要死要活地唱。大龙领着小莉曲曲折折地走到一张空着的矮几前坐下。这时一位穿着笔挺西装、神态斯文的中年男人笑着走来。

“嗨，大龙。”

“嗨，李波。”

大龙拉着小莉站起来，给她介绍：“这位——何小莉小姐。这位是我的好哥们儿李波。”

李波含笑和小莉握了手。小莉笑嘻嘻地用广东话说：“里猴。”

李波笑着说：“还是香港来的小姐呢。”

大龙轻轻拍了下小莉的后脑勺：“你信她？她就这么贫。”

李波点手叫过服务小姐，吩咐道：“来三杯马爹利。”